

小小说

一张假币

黄建如

晚上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东西，付账的时候，店主说我的那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是假的。我捻捻纸币，倒是没觉察出什么异样，但对着灯光照照，水印确实有问题。

我只好自认倒霉，把假币揣在兜里，愤愤地离开了。没走几步，迎面驶来一辆卖水果的电瓶三轮车。“老板，水果要吗？又新鲜又便宜！”摊主跟我搭讪。

我心中一动，何不趁着天黑，把这50元假币用了。“都有些什么水果？”我问。摊主立刻从车上跳下来，指着一车水果说：“西瓜、苹果、橙子、菠萝、哈密瓜、香梨……都是刚进的货，新鲜又好吃。老板想来点什么？”

我挑了几个苹果，又拿了一个菠萝。算下来，一共40元钱。

我问摊主：“菠萝能帮我切一下吗？”“行，没问题，一会就好！”摊主满口应承。说着，借着路灯光给我切起了菠萝。

趁着他切菠萝的当儿，我把那张50元假币掏了出来。他车上电子秤旁边有个大铁盒，是专门用来放钱的。我装作把钱交给他，又看他忙得腾不出手来，就说：“我把钱放你铁盒子里好吗？”

“行行！”摊主抬头瞥了一眼铁盒子，又继续埋头切菠萝。

“你老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我一边看他切菠萝，一边跟他闲聊，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免得他去鉴别假币。

摊主似乎也很健谈，不仅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还连珠炮似地主动问我：“你是不是就住这个小区？这小区里的人是不是都很有钱？老板是做什么工作的？一看就是文化人。”

聊着聊着，摊主把菠萝切好了，装进袋子里交给我。我接过水果，依然怀着那个目的，装作很关心地告诉他：“往前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有一所中学，马上夜课要散了，很多家长在那接小孩子，你现在去，肯定会有生意！赶紧去，去晚了就散了！”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啦！”摊主急急地跨上车，准备开着三轮车走。我也赶紧往小区里走，一边走一边暗自庆幸，终于把假币花出去了。

刚走出十来步，突然听到摊主在背后喊：“喂，钱，你的钱……”

我一惊，心想这假币是不是被他识破了。我装作没听见，低着头加快步子走。

“老板，你的钱，还没找你钱呢！”没想到他掉转头追了上来，嗓门更大了。

我愣住了。回过头，有点不知所措看着他。摊主把一张10元的纸币递给我，不好意思地说：“光顾着说话，忘记找你钱了！”

我心里涌上一丝惭愧。迟疑了一下，我掏出皮夹，抽出40元钱，放在他手上，说：“那50元是假的。”

“假的？”他拿起铁盒里的那张50元假币，在路灯下照了照，笑了。

“对不起，我刚才一直和你说话，就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不去识别那张假币！”我向他道歉。

他跳下车，我心里一惊，以为他会找我麻烦。他却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我刚才一直和你唠叨，就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不想找你这10元钱。没想到你走的时候还想着我的生意，我心里很感动，所以就找钱给你。”

我拿过他手上的那张假币，撕成碎片，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里。然后，我们相视大笑……

流年剪影

杨柳

白龙南是海口的白龙南路。我初上海岛就住那儿。

那年月，眨眼间十万人上岛，一时自然房贵。我住白龙南，未及十平方米的房就住下两人。一同入住的还有个关姓小伙。摆上两张床后可是连夜壶都没地搁了。

来自湖南的关姓小伙是个闹角。用他的话说，是位游击队员。簋食饮浆三餐都在街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总之是一日就有半天不见人影。那时还没宅男男这一说，只是我很容易下楼，一则胃不好难以消受街上的饭菜，二则上老下小一大家子，不能潇洒地做个月光族。

做饭就得买菜。那时的白龙南，椰树不高但也荫蔽，路也不似现今这般的车水马龙。满大街的椰树下，摆满各色各样的菜摊。近处的农人们，有的担上一担小白菜，有的提一篮鸡蛋，还有的就用自行车驮来两筐子海鲜。一句话，把个不是菜市场的地方搞得蛮像个菜市场。

没有城管，那会儿还没有这么个称呼。那时白龙南路和与之交叉的海府一横路都是半头路。一横路到了美舍河边也可以过得桥，但过了桥迎头就是个山龟园。据说里面的山龟汤生意享誉南北。后来环保，山龟就变作了山归。老板说是从李太白那里得了灵感——原来李太白有诗“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所以那临时菜市场也临时了不短时间。

于是我得以在那里遇见海南姑娘

云。

那个早上，我买豆角。海南的豆角长而胖硕，远好过老家的。老家的豆角颇长但瘦棱，倒是一颗颗米粒胀鼓鼓的，而豆角终归不能只是吃米粒的，于是我喜欢上了海南的豆角。下楼后，那椰树下总有一篮，我便逸上前去。豆角多少钱？

五毛。来一斤。这姑娘说全要了。听到这话，我才打量起身边的这个女孩儿来。20来岁，圆圆的脸配一双大眼睛。别说，还真的好看。我正想着要另寻豆角，不料那女孩却扭转了脸来：分给你一些。

好的。她说着便给我抓了一把，又看到中间有一根长着个小小的痕结便又把那根抽了回去，接着又翻看了那一把豆角，而后才放心地给我。这一极微末的细节让我对她心生好感，于是想把那根豆角再要回来，她却一扭身子未让我拿到。怎么你来买菜，阿姨呢？我一个人从大陆来。一个人还做饭菜？

大陆男人勤快又节约。卖菜的女子也掺合进来。

云一句话没说，只是微微地笑。第二天我又下了楼，路边卖菜买菜的如翻塘之鲫，就是没有云。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些失落，胡乱地买了些什么就回了，到家才看清是把芥菜。第三天还去，又去过好些天，云好似躲猫猫地藏匿了。



《红色母瑞山红军战斗遗址——红军桥》(油画) 周少灵 作

冷暖人间

父亲的田畴

李玉峰

每次回老家，走在村外的田埂一次比一次短，因为田地一年比一年少了。

本是“荷锄世家”后代的我，魂萦梦绕的总是村外那些曾养育我的一片片庄稼地。也许是痴情使然，这些年来，尤其爱读涉农的古诗词。每当夜阑人静，“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便像一只不知疲惫的夜莺，栖居于诗词的枝头，婉转地吟唱起“一年耕种长苦辛，田熟家家将赛神。”“雨顺风调尽放犁，归来金色入诗题。”……

此时，我想得最多的是儿时看父亲犁田的那一幕，它拉长了我整个童年的漫漫往事。

我第一次感觉到田畴的清香始于1956年代的农业高级社时期。父亲仗着自家的田地多，迟迟不肯入社，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单干户。是年阳春三月的一个上午，“最是一年春好处，天街小雨润如酥”。一整个冬未曾下过一场透土雨的天公终于作美，淅淅沥沥地下了雨来了……父亲头戴竹笠，身披蓑衣，开始下地耕田。那时我已8岁，亦是当了2年牛倌的牧童了。我坐在田埂上，等待父亲犁完田后牵牛去放牧。只见他把月儿弯的牛轭套在那头水牛公的脖圪上，那头平时桀骜不驯，几次把我从牛背上甩下的被村里牧童们誉为“头王”的水牛公，经父亲这么摆布，它便在吆喝声与牛鞭抽打的交响声中迈着矫健的步履乖乖上阵。锋利的犁铧沿着父亲布阵的方略，开始了一场“泥水仗”的战役。父亲像平行舟，犁开的土还在他的脚下盛开着绚丽的黑色花朵，一路泥土的芳香。

父亲用长满老茧的右手握紧犁杖，左手将牛鞭啪啦啪啦地在牛尾边甩响。牛鞭在空中圈出的那条条优美的弧线，把父亲经年累月，躬耘农耕文化演绎成高深莫测的幻影。让我几十

也罢。本就是两个路人，过后自然无思量。但后来的某一天晚上，我却又见了到了云。

那晚小关约我去跳舞。露天的舞场，就在一座房子的顶上，据说那房子是市委招待所，就海口公园旁边的那栋四层的小楼，而今未知还在否？绰约灯影里少男少女们起舞曼妙。小关也很快被她的女友拉上了场。

请你跳一曲好不？竟然是云！我已记不起自己当时有着怎样的一种态度，好像是有些机械。怎么不见你的舞伴？云问。被别人拉着来的。

哦！我看见你好久了，想来找你又怕你带着舞伴。

云的舞姿非常漂亮，但是我总是跟不上她。云就和我把三步也当做四步来跳，其实就是缓缓游移。这晚云告诉我她的名字和职业，我没想到她还是个老师，正带着小学的毕业班。

整场都是云陪着我，小关过来看过了几次才放心。散场时云告诉了我她家的电话让我有事就找她。

你一个人来这人生地不熟的，遇事了就找我。

回到宿舍小关便不依饶，那么个漂亮女孩是谁？

听罢我的述说，小关说这人生地不熟的，还是警惕些好。听到朋友的言语，我自然是提高了警惕。

有一天，我下楼梯时踏空了一级，腿被楼阶磕破了，那几天的心绪很不好。

就在磕伤要好了的时候，云来了电话：明天中秋来我家吃晚饭。

不行，我已答应了别人。我的警惕性很高。

未说真话。你上岛才几天，有谁会请你？

我还想说什么，她却放下了电话。还没想好怎么拒绝。第二天下午，楼下就有人喊了：你下来，我在楼下等你。

我从窗口看下去，云跨在自行车上，还是被她看见了。

自然是逃不掉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闯一闯我以为的龙潭虎穴。

那天并不见龙潭，更无虎穴，倒是受了云一家人热情的招待。告别回住地时，云还让我带回满满一袋子月饼水果，也有小关一份。

小关感叹：怎么就你能遇上这么好的人？

我不知晓这是不是我的一种幸运。但我心中明白，云和我都是真诚的，我的戒备中不乏真诚，云的坦然中也不乏真诚。而产生真诚的观念不就在我们各自心中珍藏着么？

而今，云的儿子都上大学了。每每说起旧事，那小伙就感叹，说真的，我们海南，像我妈这样的善心人很多哩。

由衷地点头，是我对他的唯一应答。

能与云相识，是我初到海南，住白龙南时的一点旧事，但它却在我心里萦绕至今。

海南这地方，风景美。海南这地方，人们的心灵更美！

年来一直也揣摩不透父亲是在做工笔画还是意象画……那头来回穿梭在水田中的水牛公，把睡足了一个季节的黑泥土一垄垄犁醒。翻身的泥巴一簇簇相拥相携着跳跃，似墙倒屋倾般翻向一边，溅起的泥水像一树梨花的落英，纷纷扬扬。

半天工夫，我蹲在田埂上看父亲犁田，像是在现场欣赏他制作的一幅“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的大地行为艺术。父亲没有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而他犁完的那丘水田，仿佛是编撰了一本厚重的农耕文明书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童趣还没退去的父亲，十二岁就学会了犁田，年少时就是名扬村内外的好犁手。成亲后便用这枚犁铧养家糊口，常常是上午犁水田，下午耕旱地。人民公社化以后，我家的田地也全部跟着入“公”了，父亲又成了生产队的一把好犁手。他犁了一辈子的田。

一年四季，父亲用这把犁杖撑起多少岁月的轮回，我亦记不清了，只知道他用这枚犁铧唤醒一丘丘沉睡的田园，仿佛是在一片片平仄的田垄里洒上阡陌纵横的丹青，为中国乡村的农耕文明留下真实的印记。腰弯了，背驼了，以至步履蹒跚，依然在田地里不停地劳作，村里的人都叫他铁骨伯。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老父不只犁熟了脚下的那方田畴，还犁绿了我们这群儿女心中的荒漠，让孩子幼年的憧憬便和着禾苗节节拔高。

父亲的满脸皱纹，像是他经年用犁铧犁起的沟沟壑壑，皱纹里储藏着的每一粒泥土，似乎天天都在与他对话四季的播种与收获。

父亲离我而去已整整四十个年头了，他的音容笑貌已日渐被岁月淘洗殆尽，但他犁田的影像依然在我的记忆库里清晰地直播着。

诗路花语

遇见乡愁

肖东

你尽可想象一只蟋蟀
在穴中面壁
说出原汁原味的乡音
再怎么极力隐身
如爬行植物幻化出
空旷的村庄

在那里，树丛伸出枝干
像门前的香樟树一样伟岸
鹰击长空
躲在泛着蓝色的白云间
把愁怀搜寻

流岚结束于一缕烟的召唤
炎热终止于一阵雨的滂沱
有家的地方有属于我的眺望
让我始终相信
奔跑的道路给了乡愁以遇见

散步

罗阳

用双脚探寻心的方向
步伐与思维共同流动
有时不知是人围着楼房打转
还是碎石小道围着脚步盘旋
仿佛两个素不相识的星球
各自探寻来去的轨迹和路线

从南走到北 丈量时光的涟漪
从冬走到春 踏平岁月的褶皱
再慢一点 用脚拥抱大自然
把心事放在脚尖上舞蹈
与青草树叶摩擦作响
诉说着小石子听不懂的话语

清晨把直路走弯了
傍晚把弯路走直了
往事丢在了十字路口
孤独放进了溪水湖畔
一遍遍将终点走成起点
心在路上漫步 路在心上蜿蜒

小暑

钟鄂鸣

促织居于穴，温风始起
蝉鸣，唤来荷影
斑驳放火的七月

小径铺满草木的幸福
牛反刍青草
甩出一句句古诗词
田野漫步

炊烟在乡村袅袅升起
犬吠鸡鸣
暑气亦在瓦楞里上升
奔腾

蝶，舞者一样敬业
不断上升盘旋
夏天的暴雨雷电
小暑的注脚

野花填满夏天的空虚
炊烟，季节迁徙里依旧
牛哞蛙鸣
乡村幸福生活的天然解读

老酒与新瓶

孙晓霞

一段往事
发酵酝酿
存储在特定的界面器皿里
沉寂是他的使命
被遗忘的灰尘
掩埋
那些曾经显赫的光亮
离他远去
但他客观存在着
翔实记录某些片段的辉煌与感知
像一些旧时印象的文字
页面翻成了过去
某种需求在寻找循环的轮回
陈旧的章页定格在过去
陈酒成为经典的醇香
于是翻新包装加上标题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